

# 人生中的一束光

■ 张元丽

我已执教10年,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摸索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,从未想过,而立之年还能有幸遇到一位教品同优的导师,她亦是我教师生涯的第一位老师,能遇见她,实属我之幸!

我原在培训学校任职,因缘际会,应聘上了本地知名小学,虽然从事教育工作十余年,但进入真正的学校,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,毕竟对于教本研究,我就是外行了。幸而学校有“青蓝结对,师徒帮扶”的优良传统,通过“一对一”结对子的方式,让老教师、骨干教师倾囊相授,让新进入学校的教师迅速成长,快速融入这个大集体中,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。

才进入学校还挺兴奋的,没想到才工作了一周,我就开始打退堂鼓了。因为我还在哺乳期,每天晚上要喂夜奶,睡不好,精神状态就很差,身体也感觉很疲倦,尤其是早晨起来,发现前额秃了一块,心里更是担忧,一年级新生又才入学,需要管理的事情非常多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一时竟想到了辞职。

周六上午,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像一幅没有尽头的画卷。我早早来到学校,准备家长会需要的东西,做完之后,像个没有灵魂的壳呆坐在那里,听窗外的雨声骤急骤缓,忽柔忽刚。

原本我资历最浅,应由我介绍刘老师,可是刘老师担心家长不了解

我,以后不好开展工作,所以她率先上台将我十多年的履历说给大家听。她讲到,我不是一位新教师,只是在这里是初来乍到,请大家放心把孩子交给我。听着刘老师的介绍,我心里十分感动。

刘老师从事教育36年,半生耕耘,是学校的名师。她留着干练的短发,风姿绰约,完全看不出她已年过五旬。想起她面对学生时,一张张稚气的小脸注视着她,她和风细雨般的话语,滋润着这些小苗。今天,她对家长从容不迫,对于家庭的教育和孩子的行为习惯成更是娓娓道来。尤其是听到她说:“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,开花的花期不同,甚至有些孩子不会开花,因为他有可

能是一颗树种,长成的是一棵参天大树。我们要等待孩子们成长,尤其是一年级的孩子,过渡阶段很重要,习惯,行为规范更是重中之重!”那一瞬间,我觉得刘老师身上仿佛带着光,自信的气质,优雅的谈吐,让人感觉满怀希望。我忽然找到再坚持的意义了!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有这么经验丰富的导师手把手,不辞辛苦,毫无保留地教我,这么点苦累又算得了什么呢?

秋雨渐渐静,清风慢慢微,拨去所有云翳,滤去所有浮躁。刘老师的话语就像一束光照进我的心里,让我决心咬着牙继续坚持,未来,我也想成为一个带“光”的人。

## 瓦小的“成人礼”

■ 陈稼

木里县俄亚大村位于云南、四川两省交界处,四周被重重的高山和金沙江、无量河、龙达河环绕。俄亚是个纳西族山寨,有世界罕见的蜂窝状建筑群,全村200多户人家的房屋连成一体,依山而建,巷道蜿蜒。

瓦小,一个纳西族小女孩就生长在这里,她正读小学六年级。2020年1月20日,是瓦小举行“成人礼”的日子。

纳西族的“成人礼”又称“穿裙礼”或“穿裙子礼”,俗称“踩猪膘”,是纳西族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习俗之一。有人说:“没有穿裙的少女,只是一棵含苞的花蕾;穿上了百褶裙的少女,就开始成为一朵芳香四溢的花了。”仪式在母系大家庭中进行,女孩由母亲或属相符合的女人来操办,男孩则由舅父完成。

传说,黎明时分,在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下,接受“成人礼”的小孩脚踩小麦,戴上头饰,穿上由自家纺织、缝制的一套麻布衣服,腰系彩带,然后焚香叩首,吃月饼,给长辈和道贺的亲朋敬酒。俄亚纳西族每年新年到来前的腊月二十九日这一天,村里凡有13岁小孩的家庭,都要举行这样的“成人礼”,千百年来,世代相传。

瓦小的家在半山坡,是一幢三层木石结构房屋,依山而建,远远地就看见有一株红色的花在门口自由开放。我们征得同意,进入她家,一个成人招呼我们进入右边的一个房间。

房间光线比较暗,我在门口站了片刻,看见这间屋子兼具厨房与客厅的功能,屋里坐满了男男女女。瓦小的家人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,立即端来一碗碗黄酒,说是要连喝三碗。不胜酒力的我,出于礼貌,接过一碗,浅浅地沾了沾嘴,把碗放在旁边台上。“我拍了照再喝。”便蹑手蹑脚地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。

主持“成人礼”的长者早早来到瓦小的家,按流程张罗着。先是瓦小的父亲点燃火把,在房间里绕场一周,嘴里还念着什么,一个纳西族汉子吹响着大大的海螺号。再是瓦小的姨妈张罗着给她换上裙装,这套衣服是阿妈为她缝制的。最先穿的是米白色粗布织的小花边百褶裙,用细细的带子在瓦小腰间扎着;接下来穿米白色粗布绣着五颜六色花边的中长衣服;再是系彩色腰带;最后是头饰。头饰制作复杂,很漂亮,先是戴上绣花红色绒布,上面缝有一个银盘,银盘上挂着几串彩色绒线。之后,靠近瓦小额头戴一串竖着排列的有花纹的圆柱形银饰,每个圆柱形银饰的中部都镶着红色玛瑙珠子。头的后方又戴一串圆形的银饰。两串银饰的两头都系着长长的彩色绒线,彩色绒线的端头串着约30多公分长的各色珠子,这些绒线和珠子在头上缠绕,精美的饰物便固定在了瓦小的头上。穿戴齐整的瓦小,变成了美少女。

接下来,瓦小在父母的带领下,在螺号声中,分别向长辈叩头致谢,然后静听长者念诵祖谱,并跟唱祝福歌。

再接下来,亲友长辈向瓦小赠送礼物,有各式衣服、自纺麻布,还有腊肉香肠及粮食作物制成品等等。所有的礼物逐一送到瓦小的手里,然后经过长者的手放到一边。

瓦小一见到我,她的眼睛就在我双肩包的挂件上停留了,那是穿着红衣服的小猪佩奇。在送礼物的环节中,我取下小猪佩奇和乔治递给了她。她接过挂件,两眼放光,凑在眼前看了好久,不肯松手。这个画面被朋友定格下来,我把它编进了为瓦小制作的“成人礼”纪念册。

最后,长者和瓦小的父亲分别在她脖子上系上红色和白色的带子,换上百褶裙的瓦小,喝着自家酿的黄酒,在满屋子的见证下,结束了“成人礼”。随后,便是一场场热闹的宴席。

时间虽然过去了一年多,我对这场“成人礼”的印象依然很深。时移世易,如今,这样的“成人礼”只是民俗,并不代表法律意义上的“成人”。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:“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。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。”希望瓦小在亲友的呵护下继续健康成长,如村口那一棵树,待成熟时节,开出美丽的花。

## 栾华清似秋

■ 米丽宏

9月中旬,栾树的细密黄花纷纷撒落,悲秋的人见了,不免心里一紧。一年,就这么又见了底儿。季节瘦、时间窄,宽宽的指缝留它不住,如栾树花,一地委去,不忍扫,不忍踩,却无法捡拾。

晨起,又来公园石径的栾树下散步,忍不住要抚摸,要仰望。栾树看我多情,也扬一层簌簌碎碎的花瓣,在我肩上、发上。周围静悄悄,我心里却连漪不断,“叮咚”一声,“叮咚”又一声。这小花朵好像落到了心间,一层,又一层。

可是一有脚步声传来,我就跳开去。我不愿意让人看到。这季节轮回里的感怀伤时,曾是古诗词的核心,那么珍贵,没它,哪有好诗。但对于现代的我们,那种情思却是多余和矫情。

其实我也一样,年纪渐长,对生活的钝感越来越强,但栾树之思,却让心弦一紧,说不出的感怀悠悠。栾树的花,叫做栾华,有姓有名,清清淡淡,像中学生的名字。即使你凑近了鼻子去闻,也闻不到一点气味。可我为什么一看到栾华,就产生一种臆想的甜呢?是我把她跟桂花混淆了吗?

一场秋雨令人身心寒凉。栾树开花了,轻轻柔柔,萼片5个,有小睫毛,有花瓣4片,色彩明黄细碎,像大自然温柔悲悯的气息。也像拉响的一段小提琴曲,琴声透明,轻暖,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缩缩的浑金璞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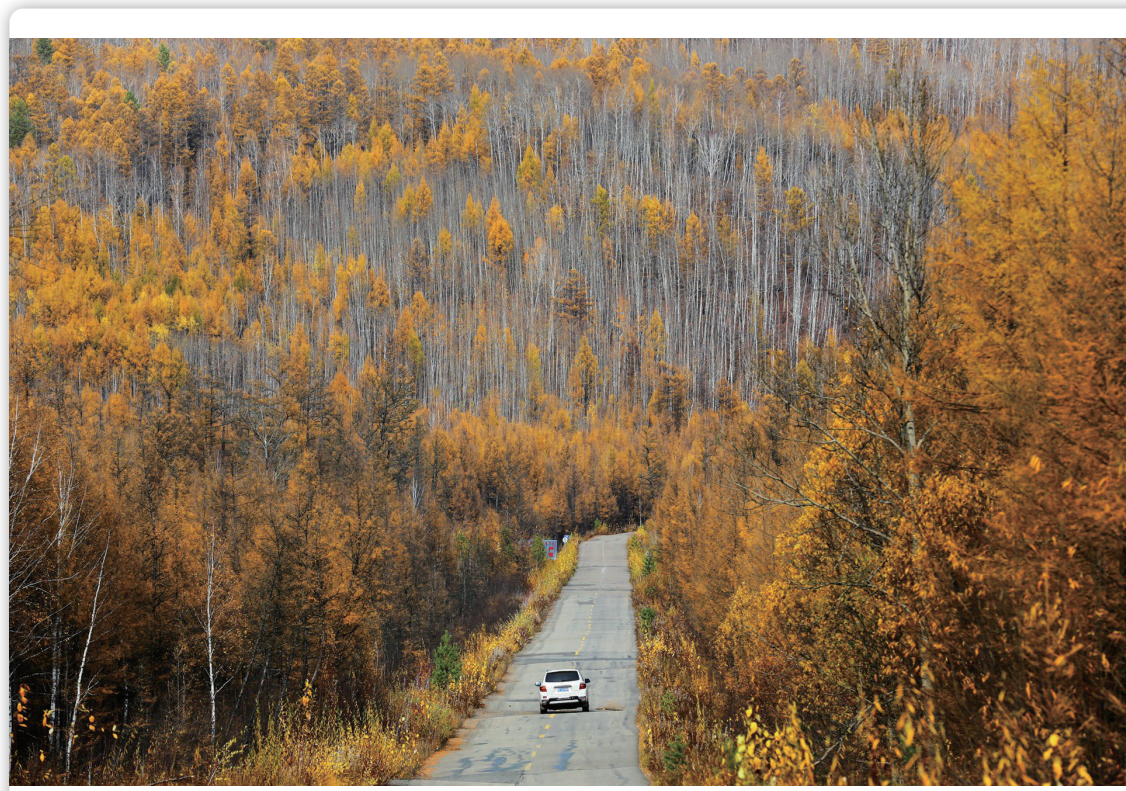
琴声凋落,引发色彩的交响。栾树很快进入了生命中的华彩乐章:叶尚绿,花正黄;串串蒴果,青如碧,早熟的蒴果如火如荼。多声部的绚丽交响,集合在一棵树上,也不乏繁华富丽之气象。

栾树,在古代,被称作“大夫树”。按照周礼,从皇帝到普通百姓的墓葬分五等,分别栽种不同的树以彰显身份,士大夫坟头,栽的便是这栾树,它算得是庙堂之树了。也许就是因为栾树的进退有据?在庙堂,则面向内心;在凡间,则随缘自适。万木争荣,你们尽可以在春天的阳光大道上春风得意;我呢,秋日小径上,也能开出一片锦绣天地。栾树的不争,有温厚端穆之美。

栾树的蒴果像精心折好的小袋子,圆三角特别留了一个一个口儿。暖阳清风,从口儿里缕缕穿过,蒴果,就青转为黄,黄转为红,最后在深秋的寒霜里,全部成为嫣红,绉成一团团火。火处,扑踏,扑踏,掉下一颗颗念珠样的栾树籽。那念珠儿,溜溜的灰光,幽幽的亮。

它多像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,有时候免不了灰扑扑,但对细微事物的关注和热爱,为日子上了一层幽亮的包浆,回望时,颇耐玩味。

这么多个秋天,我已习惯年年去捡拾一些栾树籽,回来穿成珠串儿,捻在手里,细数秋光。



塞下秋来风景异  
白英摄

## 滋兰九畹 树蕙百亩

纯真少年的理想初心

回顾这几十年的求学与工作生涯,印象最深的不是当校长这10年,也不是浪漫的大学时光,而是那懵懂纯真的中学时代,最特别的是在邻水中学读高中的那两年,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当时正值国家恢复高考不久,还未满16岁的我高中毕业,很幸运与比我大几岁甚至大十几岁的同学一起报考大学。

1979年夏天,高考成绩出来后,班主任秦遂隆老师问我:“你将来想干什么?”我说:“想跟您一样,当老师教书育人。”秦老师说,你这么好的成绩,读师范会不会可惜?我说:“我就想回来教书,继续跟您学习,发展家乡教育,一样是报效祖国。”于是,秦老师指导我填报了西南师范学院(现西南大学)。大学读的是生物专业,毕业后,有的同学去了生物研究所,成了科学家;有的去了大学,成了知名教授;我则恪守少年时的梦想与承诺,回家乡搞教育,被分配到母校邻水中学,当了一名高中生物老师。

后来,很多次开学典礼或重大集会,我都忍不住与学生一起回忆,一起分享我的少年时光。少年时的纯理想,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,让人受益无穷,这就是理想初心的力量。有人曾这样比喻理想:在敌人面前,它是枪;在饥饿面前,它是粮;在严寒面前,它是火;在黑暗面前,它是光!我的理想初心或许算不上高远,但它指引着我一路前行,从不迷茫。

优秀教师的成长之路

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校长,但若说我是名优秀教师,我想我当之无愧。我从事教育工作39个年头,教过28届高中学生。我至今还记得最初几年教过的很多学生的名字,很多学生与我见面后,只要说起当年我在课堂上的一些教学片断或趣事,我便会想起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,我的整个教育生涯也



随之立体生动起来。

有学生说,任老师从来都是站着讲课,站着监考,连课外辅导和守晚自习都是站着的。回顾这几十年来在教室,我的确没有坐的习惯,哪怕有一次小腿受轻伤,我仍扶着讲台讲课。我一直坚信,在教室里,老师站着,是对自身职业的尊重,是对教育事业的敬畏。

近40年来,我都一直坚守三尺讲台,坚守在教学岗位第一线。哪怕是当副校长13年以及任校长这10年,我也一直上高中生物课,从未停歇。去年疫情期间,我与全体教师一样,也给学生上网络直播课。我在家爱种些花草草,直播课上它们被派上了大用场,让我的网课充满生机与活力。平时在学校上课,我也不时将它们带入课堂,让学生直观认知生物,激发学习兴趣,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。课余,我还自制教具上百件,获国家和省市级多个奖项,其中一件晶状体曲度演示器,填补了国内该项教具空白,多次得到教育专家的赞赏和肯定;长期引导学生制作学具,培养他们动脑动手能力,乐学活用,受到业界同仁好评。

多年来,我不但痴迷于课堂教学,还对教育科研情有独钟。学校各学科教研组举行教研活动,我只要有空都会参加;市县各级教研机构也经常邀请我当课题研究项目评委,而且多数时候都安排在双休日或假期举行,我基本上是每叫必到。我喜欢这样的场合,喜欢与业界精英打交道,喜欢与他们一起研究业务和交流思想,与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。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,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,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四川省有突出

■ 任继雄(邻水中学校长)

贡献的青年专家,被聘评为中学生物学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。

中学校长的教育情怀

曾有教育界同行与我探讨,说不论邻水中学这么大的国家级示范学校,就是一般规模的乡镇中学,校长作为主要管理者,方方面面的事情错综复杂,处理起来都是千头万绪,哪有时间上主科担重课?我为什么能够“一心多用”?对此我总结了16个字:作风引领,制度管人;情怀至上,无私公心。

作为管理者如果拈轻怕重甚至偷奸耍滑,安排工作肯定难以服众。校长是学校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不但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,更是全校教师工作的标杆。无论是组织全校学生开大会,还是每周的全体职工例会或政治学习,不讲空话是我的基本原则。有事说事,以理服人,作风引领,以德服人;具体工作中带领班子求真务实、守正出新,引领教师崇尚德、爱岗敬业,教育学生团结友爱、谦虚好学;生活中师生平等,以诚相待,让大家在和谐校园中工作学习,才能构建美好人生,创造幸福生活。

我始终认为,学校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才的主要阵地,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。教育学生爱党爱国、积极上进,引领他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培养他们能力素养和身心品质全面发展,这一切我们责无旁贷。

今夜,独自在熟悉的校园马路上徘徊,我思绪万千,不禁想起辛弃疾的两句词:余既滋兰九畹,又树蕙之百亩。一路所见花草树木皆成暗色,但我记得它们白天的样子。将酸软的双臂用力甩一甩,抬头望见皓月当空,一天的劳累荡然消失,心中不由生出新的力量。正值放晚学铃响起,几千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,纷纷从教学楼涌出,我连忙站到路边,向他们投以注目礼:孩子们,明天见!